

古代题壁诗词中的社会人生

刘玲娣¹, 崔 铭²

(1. 保定学院 中文系, 河北 保定 071000; 2. 河北金融学院 团委, 河北 保定 071051)

摘 要:古代题壁诗词,以其独特的书写方式和丰富的社会内容在中国古代诗坛享有重要地位。其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其才情、书法俱佳的艺术魅力,还在于题写作者的广泛与题写场所的无限,特别是题写作者的生活背景与心境的复杂,使这类作品与社会人生具有两境相入、互摄互映的效果,因而与一般诗词作品相比,反映社会生活更具广度与深度。

关键词:题壁诗词;哲理;社会生活;传统文化;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3-0067-07

诗言志,诗更缘情,情是维系世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也是诗歌的生命。题壁诗词,因大多为作者独特感受或感悟之瞬时呈现,因而情感更真更淳,其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感受古代题壁诗词中的社会与人生。

一、感叹世态炎凉

“世态炎凉”四字,可以说包涵了世间所有荣、辱、穷、达命运转换者的最真切感受。唐代诗人张谓,今河南泌阳县人。《唐才子传》说他:“少读书嵩山,清才拔萃,泛览流观,不屈于权势。”“性嗜酒简淡,乐意湖山”^{[1]184}。耿介的性格和萧散的情怀,使他能以清醒的头脑思考社会,以明澈的目光关注人生。因此,诗作辞精意深,揭示世态人情往往鞭辟入里,入木三分。《题长安壁主人》,犹如一幅为趋炎附势之人勾勒的漫画像。诗云:

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

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2]936}

寥寥数语,勾勒出当拜金成为时尚时,“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复存在。在诗人笔下,黄金数量与交情成正比,讽刺极为深刻。如果说张谓的激愤是通过冷眼旁观对世态万象的概括与总结,那么,同时代诗人王播对此则是感同身受了。

王播祖籍山西,父亲官任江苏扬州,举家迁此定居,不久父母先后去世,生活转入艰难。酷爱读书的王播只好到当地惠昭寺木兰院的僧寮里借读,唐代寺院一般都提供免费吃住。可惜好景不长,寺院僧人们厌恶王播吃闲饭,便把开饭时敲钟改为饭后敲钟。王播对此非常愤慨,便于寺院墙壁留下一首诗愤然离去。20多年后,王播官至扬州,又一次来到昔日曾寄居的木兰院。富于戏剧性的是,王播发现自己当年愤然而题的诗作被罩以碧纱,受到非常礼遇,不禁感慨万端。又提笔写下《题木兰院二首》,表达此刻的心境:

收稿日期:2014-03-20

作者简介:刘玲娣(1957-),女,河北保定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其一:

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其二:

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阁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2]卷四六六}

孤贫少年在以普救众生为己任的寺院借食宿,按说是得其所哉,可是,同样食人间烟火的众僧未能免俗,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被一碗饭吞没。有趣的是,昔日穷书生一朝成为此方诸侯,连昔日怨愤的诗文都成圣品。位卑时,一饭难求;显达后,身价百倍。历史上这种过山车般命运转换的事例不胜枚举,而比命运转变更大的当是世道人心。

东汉著名学者蔡邕,博学多才,精通经史,善于辞赋,还精于书法,一生所留作品,多为碑铭。他亲自书丹于碑,命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的《鸿都石经》亦称《熹平石经》,据说参观、摹写者如潮,车辆日达千辆之多,交通都因之拥堵。可是,蔡邕的政治命运却多舛,后人每为之扼腕。唐诗人王建,一生沉沦下僚,生活贫困,《才子传》说他“尝跋涉畏途,甘分穷苦”。相近的人生命运与生活感受,令汉、唐两个时隔千年的人穿越历史隧道遥遥相通。王建在河南延津西南的酸枣县,看到了埋没于荒草尘埃中的蔡邕所书碑,百感交集,写下《题酸枣县蔡中郎碑》:

苍苔满字土埋龟,风雨销磨绝妙词。

不向图经中旧见,无人知是蔡邕碑。^{[2]卷五〇一}

诗人用白描手法,表达对埋没于黄土苍苔中的、被前人赞为“绝妙好辞”的碑文及其作者的叹惋之情。

宋费昶《梁溪漫志·蜀僧东明寺题诗》载,蔡元长南迁,道出长沙,卒于城南五里东明寺,遂草殡于寺之观音殿后。有蜀僧游方过之,慨然因题诗于壁曰:

三十年前镇益州,紫泥丹诏凤池游。

大钧播物心难一,六印悬腰老未休。

佐主不能如传说,知几那得似留侯?

功名富贵今何在,寂寂招提一土丘。^{[3]408}

蔡元长即蔡京,北宋权相,史上毁誉参半,加之后代文学作品的渲染,愈发奸相十足。本诗主要将他得势与失势对举,寄予深切感慨,结语悲慨苍凉。可谓“骨朽空名垂断简,冢荒残碣卧苍苔”(陆游《遣兴》)。事实上,无论奸相还是功臣,留给历史的永远是背影,后人所考量的是墓中人在其人生舞台上曾经扮演的角色和这个角色对于历史的贡献。

中唐诗人裴潏,因“以道义自处,事上尽心,尤嫉朋党,故不为权幸所知”。计有功《唐诗纪事》载:“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甚盛。慈恩寺元果院花最先开,太平院开最后。潏作白牡丹诗题壁间。”^{[4]1752}诗云:

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

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2]卷五〇七}

观赏牡丹是唐代富贵权豪的时尚习俗,李肇的《唐国史补》记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5]45}牡丹以红色与紫色为贵,尤其是先开者被人先睹为快,占尽风情。而白色牡丹尽管幽雅深沉、空灵剔透,却因色彩之淡与后开不为时人所重。作者将紫牡丹的万人“争赏”与白牡丹的“露冷”孤寒形成鲜明对比,寄寓“自古圣贤皆寂寞”之情,深沉蕴藉,寄慨遥深。

二、感悟人生哲理

晋唐以来题壁诗词的繁盛,欧阳修认为缘于“好名之风”:^{[6]2203}“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书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于登高远望,行旅往来,慨然寓兴于一时,亦必勒其姓名,留于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来者想见其风流。”这种“寓兴于一时”的题写作品,多是作者在特

定的环境和氛围中,瞬时的“灵光一现”,文人心态的显微,通过“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诗格》)的诗句展示出来,大多不仅艺术上师心奇绝,尤其明心见性,深寓生活乃至人生哲理。

裴潏的《前相国赞皇公早葺平泉山居,暂还憩,旋起赴诏命作镇浙右,辄抒怀赋四言诗十四首奉寄》,是一组送给晚唐名相李德裕的述怀诗。《全唐诗》收录裴潏作品共15首,而这14首诗,占了他生平所留诗作的几乎全部。从内容看,有对生活与仕途进退的深刻感悟,也有对李德裕道德修养与人生操守的赞美;有眺望山川景物的欣喜,亦有挚友离别之悲,情真意笃,令人感动。兹选其中两首录于下:

其一:

动复有原,进退有期。
用在得正,明以知微。
夫惟哲人,会且有归。
静固胜热,安每虑危。
将憩于盘,止亦先机。

其九:

鸟之在巢,风起林摇。
退翔城颠,翠虬扞天。
雨止雪旋,亦息于渊。
人皆知进,我独止焉。
人皆务明,我独晦焉。^{[7]卷五〇七}

“进退有期”,“安每虑危”,“鸟之在巢,风起林摇”,“人皆知进,我独止焉。人皆务明,我独晦焉”,是生活体验,更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出的人生哲理,所谓“世间万事有乘除”(陆游《遣兴》)。的确,人生之退与进、穷与达,并非量的简单加减,欲其质变,尽在感悟中。

黄庭坚诗文俱佳,也是著名书法家,今保定市清代直隶总督署的仪门“戒石坊”的木制牌坊上,尚有黄庭坚手书“公生明”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黄庭坚一生著述颇丰,但仕途坎坷、运命不佳,《神宗实录》的文字狱后,他的诗作多以抒写人生感慨为主,于普通的生活起居中,抒发自己的磊落不平之气。如《题太和南塔寺壁》:

熏炉茶鼎暂来同,寒日鸦啼柿叶风。
万事尽还杯酒里,百年俱在大槐中。^{[7]1441}

熏香炉与烹茶鼎的相依相伴,可见生活之闲散寂寥,寒天白日的风啸鸦啼,更为寂寥增添几多悲凉,令人感受不到炉暖茶香的温馨,但远过于落叶霜天的萧条的还是世事人情。人生的穷达显隐、宠辱贵贱,最终都归于杯酒之中,难以尽说;一切志向与理想,在难以把握的世事面前,到头来不过是镜花水月、一片云烟,最终归于南柯一梦。区区二十八字,写尽了作者的无限落寞与凄楚无奈。

与黄庭坚命运相近的苏轼,曾作《天竺寺并引》。诗的序引说:“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归,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乐天亲书诗云: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笔势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石刻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诗。”

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
空咏连珠吟叠壁,已亡飞鸟失惊蛇。
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浥山姜病有花。
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8]2056}

47年世事流转,景物依旧,而物是人非。令作者老泪纵横的不只在于“叠壁”佳句的“连珠空咏”无人应和,也不只在于龙飞凤舞的笔迹之“鸟飞蛇亡”,而是47年的宝贵年华,大多在“天涯流落”中流逝,

此等“人生如梦”的真实感受铭心刻骨,可谓“浮生触处无真实,岂独南柯是梦中”。苏轼的《和子由澠池怀旧》,表达了同样感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9]卷三}

宋赵与峕《娱书堂诗话》载:黄亚父,黄山谷之父,所居修水上,其旁东山寺。公有绝句题石云:“竹风松月牢于锁,关闭人心物外情。燕雀闻经俱已惯,归来不怕读书声。”^{[9]202}黄庭坚父亲的诗作,表达了一种超然物外、虑淡物轻的淡然情怀。这大约即是司空图所描述的“素处以默,妙机其微”^{[10]38}、“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情,幽鸟相逐”^{[10]39}的冲淡与典雅意境了,对于汲汲于功名富贵者,不啻于一剂清心良药。

三、感慨女子悲剧命运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最为直接也最为全面地反映着社会生活。唐代以降因文化视野的宏放,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开放与繁荣,形成集体创作氛围,诗作群体庞大、传播形式多样,即使为男权社会所轻的女子,亦投入诗歌创作与传播之中。她们在题壁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公示自己的诉求。从内容看,对婚姻与不幸命运的申诉,占有重要位置。

宋陈鹄的《耆旧续闻》中,记载了陆游与唐婉的婚姻悲剧:“余弱冠客会稽,游许氏园,见壁间有陆放翁题词云:‘红酥手,黄滕酒……’——笔势飘逸,书于沈氏园。辛未三月题。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妇之情,实不忍离。后适南班士名某,家有园馆之胜。务观一日至园中,去妇闻之,遣遗黄封酒果饌,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词。其妇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其全阙。未几,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9]270-271}

《全唐诗》载有作者为王氏的《书石壁》,题注云:王氏随夫宰永福,任满祖饯,留连累日。王先解舟,泊五里汰王滩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题诗石壁,未署太原族望。岁久诗漫灭。独太原二字入石,邑人因以名其滩。

何事潘郎恋别筵,欢情未断妾心悬。
汰王滩下相思处,猿叫空山月满船。^{[9]卷七九九}

丈夫寻花问柳、乐不思蜀,忧心忡忡的妻子夜不成眠,“悬心”、伤心与无奈之余,借助于石壁一抒怨愤之情。

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三载:余于一杂编中见有《书邮亭事》,既不晓其谁作,但观其诗有足哀者,故载之于此,其末云周仲美。自言世居京师,父游宦,家于成都,既而适李氏子,侍舅姑宦泗上,从良人赴金陵幕。偶因事弃官入华山,有长住之意。仲美即寄身合淝外祖家,方求归未得,会舅遽调任长沙,不免共载而南。云水茫茫,去国益远,形影相吊,洒涕何言,因书所怀于壁。诗曰:

爱妾不爱子,为问此何理。
弃官更弃妻,人情宁可已?
永诀泗之滨,遗言空在耳。
三载无朝昏,孤帟泪如洗。
妇人义从夫,一节誓生死。
江乡感残春,断肠晚烟起。
西望太华峰,不知几千里。^{[9]246}

这是一首较早反映丈夫因迷恋“小三”而抛妻别子导致婚姻悲剧的诗作。劈头质问怒不可遏,孤帟的以泪洗面与至死不渝的忠贞感动不了远隔千山万水的负心人,是哭诉,更是谴责。

历代世逢家国乱离之难,女子于流离转徙中往往会承受更多苦难,其中不乏刚烈乃至爱国者。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贞烈”篇中,记载了几位家国沦落中誓不受辱、以死抗争的女子: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颜以中书右相统兵入杭,宋谢、全两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仪者,题《满江红》词于驿壁云: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朝、鼙鼓揭天来,繁华歇。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沾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官车晓碾关山月。愿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

“台之临海民妇王氏者,美姿容,被掠至师中。千夫长杀其舅姑(即丈夫的父母,犹北方所称之公婆)与夫,而欲私之,妇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污,因佯曰:‘能俾我为舅姑与夫服期月,乃可事君。’千夫见其不难于死,从所请,仍使俘妇杂守之。师还,挈行至嵯,过上清风岭,妇仰天窃叹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啮拇指出血,写口占诗于崖石上曰:君王无道妾当灾,弃女抛男逐马来。夫面不知何日见?此身料得几时回。两行清泪偷频滴,一片愁眉锁未开。回首故山看渐远,存亡两字实哀哉。写毕,即投崖下以死”^{[11]卷三}。

元韦居安在《梅磴诗话》中记载了宋代蒋兴祖之女题写在今天河北保定雄县驿站的一首词作,可谓慷慨悲歌,一腔怀乡情。文曰:靖康间,金人犯阙,阳武蒋令兴祖死之。其女为贼虏去,题字于雄州驿中,叙其本末,仍作《减字木兰花》词云:

朝云横度,辘轳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天天去也,万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12]卷下}

清施闰章《螭斋诗话》记载了宋代一个名叫蕙湘的秦淮女子,题于卫辉驿壁的诗云:“风动江空羯鼓催,降旗飘扬凤城开。将军不战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广陌红尘暗鬓鸦,朔风吹面落铅华。可怜夜月《箜篌引》,几度穹庐伴莫笳”^{[13]384},苍凉悲愤。

就这些女子的创作及其贞烈行为而言,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封建社会所强调的忠贞节烈的意义,但是,她们在强敌面前以柔弱之躯反抗强暴,为不受辱,以死奋争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四、感怀世事人情

1. 抒发爱国情感

在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最为深重的情结就是爱国情怀。古往今来,不论仁人志士还是具有良知的普通民众,家国情怀始终高于一切。因此,抒发爱国情感一直是中国古代诗词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方勺《泊宅编》卷九中,记载了一位自称中兴野人和苏东坡《念奴娇》的词作,题写在吴江桥上。词曰:

炎精中否,叹人才委靡,都无英物。胡虏长驱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万国奔腾,两宫幽陷,此恨何时雪。草庐三顾,岂无高卧贤杰?天意眷我中兴,吾皇神武,踵曾孙周发。河海封疆俱效顺,狂虏何劳灰灭!翠羽南巡,扣阍无路,徒有冲冠发。孤忠耿耿,剑铓冷浸秋月。^{[9]230}

胡虏长驱直入,大厦倾危即倒,竟无英雄贤杰相扶!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徒有一腔忠耿。结尾“剑铓冷浸秋月”,冷峻苍凉,可谓“壮士拂剑,浩然弥哀”。

陈岩肖《庚溪诗话》载:靖康之变,中原为虏窃据,当时文人胜士陷于北方者不少。绍兴庚申、辛酉,河南关陕之地渐复,有自关中驿舍壁间得诗二绝云:“鼙鼓轰轰声彻天,中原庐井半萧然。莺花不管兴亡事,妆点春光似昔年。”又云:“渭平沙浅雁来栖,渭涨沙移雁不移。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风明月我沾衣。”^{[14]696}

江山易主,山河破碎,万姓流离转徙,民不聊生。萧索荒凉的庐井与莺啼花开的灿烂春景相对应,可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15]4}。

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记载了爱国诗人陆游寄题青城山上清宫壁的诗作:“造物困豪杰,意将使有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资。姚公勇冠军,百战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脱身五十年,世人识公谁。但惊山泽间,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头未逢师。年来幸废放,悦遂与世辞。从公游五岳,稽首餐灵芝。金骨换绿髓,欻然松杪飞。”^{[9]273}

明李羽在《戒庵老人漫笔》中,保存了明代起义英雄赵凤子的题壁诗,题目是《流氓题驿》,这是当时人们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起义者带有污蔑性的称呼。文中说:“流氓赵凤子就擒,经河南,题驿云:‘魏国英雄今已休,一场心事付东流。秦廷无剑诛高鹿,汉室何人问丙牛。野鸟空啼千古恨,长江难洗百年羞。西风吹散穷途客,一夜游魂反故邱。’”^{[9]317}沉雄悲壮。

2. 宣泄不平之气

借助于题壁诗词抒写内心情感,可以说是诗词在我国古代最早的网络传播。人世间所有的情感交流,不论喜怒哀乐,都可借此表达。据韦居安《梅磴诗话》载:“昔有为河北三鸦镇官者,宦况萧条,仅有蒲藕可买,乃作诗曰:‘二年憔悴在三鸦,无米无钱怎养家?每日两餐都是藕,看看口里出莲花。’又有监吴中市征者,因羊价绝高,作诗曰:‘平江九伯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供两膳,肚皮今做小池塘。’闻者捧腹。余尝过括之冯岭,见旅舍壁间一绝,亦效前体为之。诗云:‘东瓯倦客又西征,路入芝田已绝腥。每日三厨都是笋,看看满腹万竿青。’亦可一笑。”^{[12]卷下}

这些牢骚,透着谑趣与才情,可笑亦有几分可爱。但是,也有因为牢骚触怒“领导”,结果丢官罢相、被炒了鱿鱼的。据《唐诗纪事》载:“令之,闽之长溪人。及第,迁右庶子。开元中,东宫官僚清淡,令之题诗自悼曰:‘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无以谋朝夕,何由保岁寒。’上幸东宫,览之,索笔题其傍曰:‘啄木口嘴(一作嘴距)长,凤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谢病归。”^{[4]132}

薛令之为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福建首位进士。开元中,他与贺知章同为太子李亨侍讲。时李林甫为相,与李亨不睦,薛令之备受排挤。一日,薛令之看到宫苑中的苜蓿,联想起李林甫有意冷落东宫,致使宫里教官生活十分清苦,便在东宫墙上题下《自悼》一诗。结果玄宗“以为讽上”,援笔题诗其旁,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宋阮阅《诗话总龟》、《唐诗本事》、《资治通鉴》等对此都有记载。

明王铤《寓圃杂记》卷八“迎海驿壁诗”一篇,记载了明英宗正统时期,百姓因不满于官吏冗滥,书愤于壁的故事:“正统十四年,朝廷有北虏之患,东南之郡调发颇多,周文襄为巡抚,奏以缺官序用,凡门下之人皆得荐举。有越人邵昕者,诡谲多智,先为长洲县丞,忧制于家,遂起为昆山尹。故县有双尹、三丞、四簿之滥。县民王廷佩候文襄至,大书于迎海驿壁曰:‘昆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胜两大夫。巡抚相公闲暇处,思量心里忸怩无?’文襄见之,略无怒色,邵亦不久而罢。”^{[9]311}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之《全唐诗话》周匡物条,记载了唐诗人周匡物的轶事。文云:“匡物,字几本,潭州人。元和十一年,李逢吉下进士及第,时以歌诗著名。家贫,徒步应举,至钱塘,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题诗公馆云:‘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郡牧见之,乃罪津吏。”^{[10]146}《太平广记》卷一九九引《闽川名士传》说,郡牧看到周匡物题诗后,“乃罪津吏,是以天下津渡皆传此诗讽诵,相传从此舟子不敢取选举人钱者,自兹开端”^{[10]171}。获得了极为理想的“网络”效应。

3. 竞逞翰墨才华

崔颢一首《黄鹤楼》,备受时人与后人追捧。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三评此诗:“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才子传》卷一披露了一桩与之相关的学术公案:“崔颢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11]2}《唐诗纪事》卷二十一载李白因为不服气便去凤凰台作《登金陵凤凰台》,方回《瀛奎律髓》则说李白凤凰台诗为模拟之作云云,一时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予以辨析:“李太白过武昌,见崔颢《黄鹤楼》诗,叹服之,遂不复作,去而赋《金陵凤凰台》也。其事本如此。其后禅僧用此事作一偈云:‘一拳搥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傍一游僧亦举前二句而缀之曰:‘有意气时消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艺压当行。’元是借此事设辞,非太白诗也,流传之久,信以为真。宋初,有人伪作太白《醉后答丁十八》诗云‘黄鹤高楼已搥碎’一首,乐史编太白遗诗,遂收入之。近日解学士缙作《吊太白》诗云:‘也曾搥碎黄鹤楼,也曾踢翻鹦鹉洲。’殆类优伶副净滑稽之语。噫,太白一何不幸耶!”^{[14]卷二一}

题壁诗词不仅展示文人雅士的才情,同时也能暴露浅陋无知。据唐代河北景县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濠州西有高塘馆,附近淮水。御史阎敬爱宿此馆,题诗曰:‘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今朝寓宿高塘馆,神女何曾入梦来!’轺轩来往,无不吟讽,以为警绝。有李和风者至此,又题诗曰:‘高唐不是这高塘,淮畔荆南各异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参差笑煞楚襄王。’读者方解。”^[17]

题壁诗词因题写内容丰赡与社会传播的广泛,成为中国古代一道特殊的文化景观。作者以细密敏锐的触角,触摸社会人生的各个层面,以其委曲幽邃的情感,体悟当代,迈越古今,宛若一曲曲生命交响乐,略过壁间墨痕,回响千古。

参考文献:

- [1] 辛文房. 唐才子传·卷三[M]. 舒宝璋,校注.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 [2] 彭定求. 全唐诗:卷一九七[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 [3] 费 袞. 梁溪漫志[M]//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卷二八六. 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 [4] 计有功. 唐诗纪事校笺[M]. 王仲镛,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5] 李 肇. 唐国史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 [6]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集古录跋尾[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7] 黄庭坚. 黄庭坚诗集注[M]. 任 渊,等,注. 刘尚荣,校点.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8] 苏 轼. 苏轼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9] 崔 勇,刘玲娣,刘金柱. 古代题壁诗词丛考[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0] 何文焕. 历代诗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1]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2] 韦居安. 梅圃诗话[M]//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 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 [13] 施国章. 蠺斋诗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 [14] 陈岩肖. 庚溪诗话[M]//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卷四九四. 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 [15] 王夫之. 清诗话·姜斋诗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 [16] 严纪华. 唐代题壁诗之研究[M]. 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
- [17] 封 演. 封氏闻见记校注[M]. 赵贞信,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5.

Society and Life of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Liu Lingdi¹, Cui Ming²

(1. Chinese Department,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2. Hebei Finance University, Baoding 071051, China)

Abstract: The inscribing on walls in ancient poetry, with its unique writing style and a wealth of society enjoys important status i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Its value and meaning not only is its talent, and calligraphy furniture better of art charm, also is inscribed author of widely and inscribed places of unlimited, especially inscribed author of life background and mood of complex, makes this class works and social life has mutual effects, thus compared to the general poetry works, reflecting social life with more breadth and depth.

Key words: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philosophy; social life; traditional culture;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 崔福林)